

第 1 章

一道輕靈敏捷的身影迅疾如風地在深山的林子中穿梭，手中拿著一副精美的弓箭，但路上遇到了獐子或山羌等動物，卻遲遲沒有發箭，直到奔跑到一處水池邊，那道身影才停下。

「可惡，怎麼會遇上打雷呢？可別等會兒就暴風雨了，我赤山豬還沒抓到呢！」洛真無奈地望著不遠處雷聲隱隱的天際，獵物尚未抓到，她無法交差，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找。

彎下身來，她放下弓箭，掬了水洗了把臉，待漣漪平息，倒映在水中的是一張猶如出水芙蓉的精緻臉蛋，目光清澈，鼻梁挺秀，但一對眉毛沒有修整，膚色也曬得有些黝黑，雖然少了幾分女子的嬌柔，卻顯得英氣勃勃。

要是好好打扮，洛真絕對稱得上國色天香的美女，只可惜她沒那份心思，也沒那個功夫。她的父親是皇上的弟弟易城王在軍中的副將，在她仍在母親肚子裡時就戰死了，而母親生下她之後，被貪慕虛榮的娘家送給了權勢滔天的連大將軍做妾，大將軍府自然不可能接受她這個拖油瓶，所以她輾轉又被送回了易城王府。易城王陽天麟念在她父親生前功勳，請人教她習字練武，最後她竟以高強的武功當上世子陽燁的護衛。而她也認真地做著這份差事，兢兢業業地保護著陽燁，自然顧不上什麼梳妝打扮等女兒家的事，連平時習慣穿的都是男子樣式的武服，如今她十七歲了，房間櫃子裡男式頭巾不少，卻是連一根簪子花鈿都沒有呢！想到陽燁，洛真忍不住嘆了口氣。她自認脾氣算好，性格也是樂觀開朗，甚至可以說遲鈍到少根筋，但即使如此，都常常受不了他那陰晴不定的性子。

由於陽燁天生體弱，甚少踏出易城王府，也和同齡的人都玩不來，漸漸的脾氣就益發古怪起來，尤其對逆來順受的洛真動輒打罵，毫不留情，但是遇到外人卻又怯懦退縮，讓陽天麟傷透了腦筋。

今日就是因為陽大世子又出了新招，說想吃什麼赤山豬肉，要她親自到山上抓，但別說赤山豬原就罕見，性格更是暴烈，要抓一頭通常都要出動三個大男人，府裡的護衛對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當然有多遠閃多遠，她才會硬著頭皮試著自己來抓。

只是她都在密林裡奔馳了半天了，從晴空萬里到現在忽地烏雲密布、雷聲大作，卻連赤山豬的影子都沒看見，她若能夠獵取其他獵物，早就滿載而歸了，夠整個王府的人都吃上一頓飽。

站在原地等了一會兒，突然間雷聲停了，陰暗的烏雲突然散了開來，又恢復萬里晴空，洛真有些發愣地看著這造化神奇的一幕，心中大喜，正想到別處再碰碰運氣時，突然聽到附近一塊大石的後方似乎有什麼動靜，她抓起弓箭，小心翼翼的走了過去。

她偷偷的躲在大石邊探出頭來，然而映入眼簾的景象卻讓她相當意外，渾身都警戒了起來。

那是一頭體型壯碩的老虎，雙目炯炯有神，正展現著兇狠的氣勢搏鬥著，一身黃黑交雜的毛被抓得凌亂，卻仍可以知道原本的牠有多麼霸氣凌人。

而與老虎搏鬥的另一方就更令人詫異了，洛真揉了揉眼睛，十分確定自己看到的是隻貓，而且是隻渾身金色長毛、相當美麗的貓。

只是那隻貓兒的狀況有點慘，金毛被虎掌抓得零零落落，背上還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傷痕，但仍不減牠的攻勢，那麼小的身體，居然可以鬥得老虎一身傷痕，且依舊維持著威風凜凜的氣勢，如同一頭雄獅。

雖然仍是不敵，且貓兒已搖搖欲墜，有了這種戰果卻足以驕傲了。

洛真沒有輕舉妄動，但已默默地將箭搭上了弓。眼前的大老虎即使是武功高強如她，應付起來也相當棘手，甚至不小心被反撲了都有可能。

就在那貓兒用力一爪抓上老虎的眼睛，讓老虎怒極長嘯一聲之際，她十分冷靜地射出一箭，嗖的一聲正中老虎的額心，下一瞬，老虎眼神發直，像是不能置信，龐大的虎軀緩緩倒了下來。

至於那貓兒，奄奄一息地軟倒在一旁，方才那一擊已經用盡牠最後的力量，當牠看到老虎被人射殺時，同樣是一陣傻眼，不過牠再也沒有任何力氣起身了。

或許旁人看到只道牠這隻貓兒可以力戰老虎十分不凡，天知道真正憋屈的是牠啊！牠明明是隻修行了數百年的貓妖，平常對上老虎只消一個法術，老虎馬上乖得跟貓……呃不，是乖得跟狗一樣。

可是牠最近突破了瓶頸，遇上天劫，滾滾天雷打得牠皮開肉綻，好不容易挨過了劫數，就要化形成人，居然被這隻老虎偷襲了，牠的妖力因為天劫的關係仍在恢復中，根本無力招架，只能頻頻挨打。

牠無力地躺在原地，只能期待那人獵完老虎就趕快走，應該不會對牠這沒幾兩肉的小貓感興趣吧……

偏偏天不從貓願，洛真看都沒看那頭老虎一眼，逕自走到了貓兒身旁，蹲下身來打量著這隻美麗非凡卻也淒慘無比的貓。

「哇！毛好柔軟啊……」她摸了一下貓毛，立刻就迷上了那細膩的觸感。

貓妖卻是無奈地翻了個白眼，心忖老子都快死了，妳還有心情摸什麼毛？要是牠沒事，光這一下牠就可以讓她死無葬身之地！

不過看著貓身上猙獰的傷口，洛真也有些為難。要是人類她還略知如何急救，貓兒的話，她還真沒遇過。

如此特殊的品種，死了也可惜，她索性死馬當活馬醫，拿出懷裡的金創藥，小心翼翼的撒在貓兒的傷口上，然後用帕子包裹住，至少讓血不會一直流。

貓妖有些意外她的動作，卻沒有阻止，雖然她用的藥在牠看來十分粗劣，萬萬比不上牠平時服用的那些靈藥，但多多少少也能起一些治療的效果，這正是牠現在最需要的。

果然一會兒，傷口就不再流血了，洛真將弓掛在背上，小心翼翼地將貓兒抱進懷裡，輕笑道：「既然救了你，就帶回家養吧，像你這麼漂亮的貓兒，倒是挺少見呢！」

說完，她也不管貓兒眼中的抗議，腳步輕快的往山下走去，至於什麼赤山豬，早就被她拋在腦後了。

反正陽大世子罵人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罵呀罵的，她聽久了也就習慣了。

「來，喵喵，吃飯了！」洛真將一盆肉放到她救下的那隻金毛貓身前，見牠不屑一顧，她忍不住捏住牠的後頸將牠拎起，佯怒地瞪著牠暗金色的眸子。「你呀！給肉也不吃，給菜也不吃，給什麼都不吃，你是想修煉成仙嗎？」

難得妳也有一句說對的。貓妖給了她一記「妳才知道」的眼神，爪子輕輕在她手臂一抓，她隨即鬆了手，牠輕巧的落回地上，優雅地走到窗邊，伸展了下身子後便趴下來曬太陽，一副懶得理她的模樣。

牠可是修煉了數百年的貓妖，哪裡需要這些凡間的五穀雜糧，牠只消吸收一點日月精華天地元氣就可以生存了。

不過即使牠極度鄙視她，還非常不滿她替牠取了個名字叫喵喵，更知道自己應該盡快離開，找個地方好好修煉，恢復妖力，但不知為什麼，牠一直留在她身邊，遲遲未走。

或許是因為她一天到晚替牠梳理一身金色長毛，讓牠覺得頗為舒服；或許是因為她總是把自己碗裡最好的食物給牠，雖然牠並不想吃；又或許是因為她替牠搭了一個漂亮舒適的貓窩，即使牠總是不在窩裡，大多是趴在窗臺上……

不過最重要的，應該是他看不過她實在太蠢了！

這女人是易城王世子陽燁的護衛，每天像狗一樣被呼來喝去，她居然都不生氣，不僅如此，因為易城王對她的厚待，那些奴僕下人們都聯合起來排擠她，可是無論怎麼欺負她，她都不為所動，成天掛著傻乎乎的笑容。

要是牠，早就一爪子把他們全抓死了。

才這麼想著，牠便聽到洛真房間隔個小院的對門，也就是陽燁的房間，傳出了砸東西的聲響。

洛真很快的奔了過去，但還沒拉開房門，門就自己打開了，裡頭一個丫鬟被踢了出來，接著一整個托盤的食物也從裡面飛了出來，就要砸在丫鬟的頭上。

洛真眼明手快的將托盤接住，拿穩，上頭的食物居然都還完好如初地在托盤上。見狀，貓妖微微睜大了眼，這女人當真好功夫。

「本世子在睡覺，送什麼午膳？下次再這麼不識相，本世子就打斷妳的腿！」陽燁暴怒地吼完，用力甩上房門。

那名丫鬟嚇得不斷啜泣，不過至少那些熱湯熱飯的沒有灑在她身上，也算是洛真救了她，然而應該道謝的她，不只沒有道謝，還惡狠狠地瞪向了洛真。

「都是妳！都是妳沒有服侍好世子，害我受牽連被世子打！」

「我是護衛，不是奴僕啊！」服侍世子的事哪裡是她管的呢？洛真很是無奈。

「就是妳害的！我的臉都被打紅了，讓我怎麼見人！」那丫鬟根本不分青紅皂白，她受人欺凌滿心不甘，只能遷怒到洛真身上，反正府裡的人都是這麼對她的，也沒見她敢多吭一聲。「妳怎麼不說話？不說話就是承認了吧！看我教訓妳！」

那丫鬟有些得意，居然伸手就往洛真臉上抓來。

依洛真的武功，一隻手指就可以摠死她，但洛真卻只是皺了皺眉，並沒有阻擋。她習武是為了保護世子，不是欺凌弱小，她若是還手，這丫鬟不死也去了半條命。

然而就在丫鬟的手快要揮到洛真臉上時，一道金芒由兩人之間穿過，接著就聽到那丫鬟哭得更慘了，因為她的左半邊臉被抓出了幾道血痕。

而使作俑者貓妖，在飛身出來救美後，逕自落在了洛真的肩上，站得英挺又瀟灑。這女人明明武功高強，卻忍氣吞聲天天被人欺負，牠實在看不下去了，萬一抓傷了這女人漂亮的臉蛋，可是會礙著牠的眼，讓牠被梳毛時都不爽快。

「洛真！妳養的好貓，居然傷人了！」那丫鬟又驚又氣，又想攻擊洛真。

貓妖又是一個飛撲，刷刷刷在丫鬟臉上一陣亂抓，不一會兒只見她不僅滿臉傷痕，連衣服都變成一條條的，都可以看到裡面的兜衣了。

「哇—洛真妳縱貓行兇，我一定要告訴世子，告訴王爺！」說完，丫鬟捂著臉跑走了，不敢再招惹洛真。

先不說她自己理不直氣不壯，王爺也不會理會這麼小的事，更別提世子可能還沒聽她說完，就先把她打得更慘了，所以洛真對她的威脅並不以為意，反而很是無奈地轉頭看著又回到她肩上的貓兒。

「喵喵，你怎麼把她抓傷了呢？」洛真哭笑不得，正當牠以為她要就此責備或埋怨牠時，她居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要就把她打昏，她才不知道是誰幹的啊！」

貓妖難以置信地望著她，想不到她才是真的深謀遠慮啊！

孰料洛真像看懂了牠的眼神似的，搖頭晃腦地道：「其實我不是比較深謀遠慮，而是今天我得罪了她，換來的就是奴僕間更大的排擠，只怕我們倆今天的晚膳又要被找理由扣下了。」

貓妖那張總是淡然的臉有些不淡然了，她真的讀得懂牠在想什麼？

洛真盯著牠半晌，點了點頭。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你在說什麼。」

為什麼妳知道！貓妖驚愕得差點忍不住跳起來。

「因為我聰明，所以可以猜到你要說什麼啊！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洛真沒有氣質地得意大笑，換來貓妖新一輪的鄙視。

原來這女人根本是矇的，對她而言就是跟寵物的自言自語，害牠差點誤以為她真有什麼通靈的本領。

活了數百年還被這麼一個才十幾歲的小女人騙了，貓妖有些無言，然而或許是她笑得太囂張了，陽燁的房門又突然打開來，一個杯子飛了出來直中她的腦門。

「唉唷！」洛真其實可以閃開，但她沒這麼做，因為那個丟杯子的人會更生氣。而貓妖也飛快的由她身上跳到了一旁，沒有受到波及。

「就說本世子在睡覺，你們這群下人吵什麼吵？」陽燁說完，又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上。

洛真苦笑著揉額頭，對著貓妖續道：「不過我的聰明有時候也會突然不管用……」

只要帶著喵喵出門，洛真發現王府裡每個見到她的下人都會繞遠路走，讓她有些無言。因為幾乎欺負過她的人，都遭受過喵喵的利爪伺候，不過是他們尋釁在先，理虧在後，王爺、世子根本就不管這種小事，所以他們只能把那股怨恨吞下去。而喵喵現在不會只是懶懶地躺在窗臺上了，牠待最久的地方，反而是她的肩頭。奇妙的是，世子也看過她養的這隻貓，居然沒有多說什麼，所以喵喵就益發囂張

起來。

當然，得利的是她，她更不會多說什麼，喵喵像一道護身符，替她擋去了所有災厄，她只要好好的養著牠，讓牠能無憂無慮的生活就好。

而洛真不知道的是，貓妖對她的態度也在不知不覺中轉變，從一開始認為她就是個道地的傻瓜，漸漸的接受她當牠的奴才，到現在，牠已將她視為私人財產，誰敢碰她一下，就得死！

在貓妖的保護下，洛真過了好一陣子開心的生活，即使府裡某些下人聯合起來冷落她，她也自得其樂，覺得怎麼都比以前那樣被欺負好，而她也與貓妖越來越親近，幾乎視牠為第二生命。

天氣漸漸涼了起來，體弱的陽燁不小心染上了風寒，只能關在房裡休養，所以這陣子就沒洛真什麼事了。在王府裡，陽燁的安全是絕對不用擔心的，她便帶著貓妖四處走走，到了晚膳時間才回府。

這一天，當她和貓妖一進到房間，看到桌面上擺了豐盛的食物，通常都是世子才吃得到的菜色，她瞬間眼睛一亮。

她繞著桌邊，左看看、右看看，還湊上前聞了一下食物的香氣，確定真的都是可以吃的，卻沒發現她肩上的貓妖微微眯起了眼。

「哇！怎麼有人幫我送飯來？今晚加菜了嗎？」對於突然出現的一桌好菜，洛真也只納悶了那麼一下，隨即便將疑惑拋到腦後，樂觀地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世子又不吃了，所以就賞給我吃了。」

這種事情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，陽燁不吃的東西，下人們就瓜分乾淨，只是像這樣完完整整的全部給了一個人，倒是挺少見的。

肚子正餓的洛真管不了那麼多，笑嘻嘻地坐了下來，她先用小碗盛了一些看起來就很好喝的湯，放到貓妖面前。

貓妖自然是不屑一顧的別過頭，連下她的肩膀都懶。

洛真早就習慣貓妖偏食了，不甚在意，自顧自地拿起筷子，但筷子還沒碰到菜餚，居然就被肩上伸長了一隻前腳的貓妖給揮到了一邊。

「怎麼了？你也想吃嗎？可你平時不是都不吃的？不可以這麼粗魯喔！」洛真將貓妖抓下來放到桌子上，「要吃什麼自己選吧！」說完，她也不管牠了，拿起另一雙筷子又要夾菜。

這一次，貓妖不僅將她的筷子打飛，還兇狠地朝著她叫了一聲，銳利的目光充滿了警告意味。

洛真皺起柳眉，不解這隻平常懶洋洋的貓，今天怎麼變得這麼有攻擊性，心裡也有些不高興了。「喵喵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貓妖惡狠狠的又喵了幾聲，事實上牠正在告訴眼前的笨女人，這宴席莫名擺出來肯定有問題，別吃。

剛才接近房間，牠就確定外頭躲了一堆人，雖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，不過想也知道不會是什麼好事，直到看到這宴席，牠就懂了大半，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栽贓，會中招的也只有這個貪吃的笨女人，既然是牠的貓奴，牠當然要警告一下，

免得她被害死了，之後沒人替牠梳毛。

洛真只覺得喵喵今日脾氣古怪，老是找碴，她索性不理牠，第三次舉箸，想不到這次牠直接用爪子將桌上的一道菜打翻了，菜湯滿天飛，幸好她反應快閃開，才沒被濺得一身。

「喵喵！看你做了什麼好事……」

洛真質問的話都還沒說完，房門突然砰地被撞開，接著幾名奴僕闖了進來，有男有女，全都不懷好意地看著她。

「洛真，妳居然打翻了世子的晚膳？」那日被貓妖抓傷臉的丫鬟指控道，滿地的菜湯就是最好的證據。

「世子的晚膳？我一進房這些就擺在我桌上了，我不知道是誰拿進來的。」洛真反駁道。

「沒有人拿，世子的菜會跑到妳桌上？我看是妳自己偷拿的吧！」另一名長工也隨口誣陷，他可是曾經被貓妖騎到頭頂上，頭髮都差點禿一塊。

「對啊！偷拿偷吃也就算了，還打翻了，妳該當何罪？」

「我看就是那隻貓弄的！今日我們把貓打死了，然後將洛真綁起來治罪吧，要不這府裡還有沒有規矩啊！」

一群人陰惻惻地笑了起來，他們仗著人多勢眾，真要對洛真與貓妖動手。

洛真即使遲鈍，不愛與人計較，但看今日這陣仗，她也明白十之八九了，看來這個破綻處處的陰謀就是他們設下的，目的就是要將喵喵抓走，順便陷害教訓自己一頓。

但他們不知道的是，如果只是針對洛真也就罷了，但針對貓兒，那可是觸到了她的逆鱗。

當他們的手伸向了貓妖，一直被認為溫和沒有脾氣的洛真，很快地抽出了劍，一個眨眼就將劍尖抵在走在最前面那名男僕的喉頭。

「誰敢碰喵喵！」她的眼神由溫和變得凌厲，一股冷冽的氣勢籠罩了整間房間。

「洛……洛真，妳想殺人嗎？」那名男僕定在原地不敢亂動，吞了口水才有辦法繼續說下去，「妳不敢殺我的……」

「你敢碰我的貓一下，我必殺你。」洛真沉聲道。

「哼！老劉，你不要被她唬住了，她不過是隻紙老虎，她不敢的……」

其他人鼓譟著，但話才一說出口，洛真的劍微微一動，老劉的喉頭立刻濺出了一滴血，然後慢慢的兩滴、三滴，雖不至於致命，卻是怵目驚心，嚇得老劉暈了過去。

其他人見狀，也全都閉嘴了，房裡的氣氛凝重到了極點，最後是一個丫鬟受不了，尖叫一聲跑了出去，而她的舉動像是個命令，每個人都是拔腿就跑，不敢再留下來。

然而在最後一個人跑掉之前，洛真突然開口，「你等等！」

那人止住了腳步，一臉驚恐地回頭看著她。「妳……妳想做什麼？」

洛真收回了劍，一腳將老劉踢到那人身邊。「把他帶走，免得他爬都爬不出去。」

說到底，她還是展現了最後的慈悲。

那人二話不說，拖著老劉就往外走，也不管老劉的身體東撞西撞，頭還在門檻上重重的敲下去。

待那些人離開了，洛真靜靜地看著桌上的幾道菜餚，表情看不出情緒，就在貓妖以為她終於領悟要怎麼反抗了，想不到她突地露齒一笑。

「喵喵，幸好你的湯還沒弄倒了，還可以喝。」洛真將裝了湯的小碗往牠的方向推了推，接著坐了下來，順手拿了調羹就開始挖著其他還沒打翻的菜，吃了起來。

「好吃好吃，世子的晚膳果然好吃，反正橫豎都是要被罵的，當然是吃飽再來被罵啊，呵呵呵……」

貓妖有些無語問蒼天，雖然說牠本來就不會說話，但這女人的樂天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，牠幾乎沒有看過她發怒，沒有看過她為自己爭取什麼。

不！等等，剛才才有那麼一下，她確實發怒了，卻是因為那些人要傷害牠。從牠有記憶起，就沒有人幫助保護過牠，一切生存及修煉都是靠自己，這會兒第一次感受到來自她的呵護疼愛，牠居然有些被她打動了。

甚至她方才先注意的，也是牠那碗根本沒興趣喝的湯，足見比起她自己吃飽了沒，她更在意牠吃飽了沒。

貓妖不知道，自己心中有某些部分被觸動了，對她的情感也從主人對奴僕的佔有慾，漸漸變化成一種牠也說不上來是什麼的情緒。

默默的，貓妖第一次走到了她替牠盛的湯碗旁邊，慢條斯理地喝起湯來。

意外地，這次眾奴僕設局陷害洛真的風波，居然就這麼無風無雨的過了，或許她罕見的動怒，讓那些人終於發現他們都小覷她了，只要她願意，一把劍足夠橫掃他們全部。

時序入冬，陽燁的身子也越來越虛，越來越不願意出門，讓洛真在府裡都待得有些閒得發慌了。

幸好有喵喵在，偶爾逗逗貓，追著懶洋洋不理她的牠，也是一種生活樂趣。

只是這一日，洛真好不容易抓到了貓妖——當然是牠故意放水，因為牠發現自己滿喜歡被她抱著的溫暖感覺——她正將毛茸茸的牠擁入懷中時，她驀地皺起眉頭來。她雙手將牠舉得高高的，左看右看之後，又把牠湊到鼻前嗅了嗅，十分認真地道：

「喵喵，你身上有味道了，該洗澡了。」

一聽，貓妖立刻張牙舞爪地抗議，什麼有味道！牠可是隻已經渡過天劫的貓妖，只要牠願意，一道淨身術就可以讓身體清潔溜溜，是牠現在體內妖力不足，又不方便施展而已。

牠寧可讓她以為牠是隻普通的貓，也不願意讓她知道牠貓妖的身分，因為這個事實，一般人應該都很難接受，牠不希望她用畏懼或排斥的目光看牠。

洛真不知道牠在想什麼，不一會兒就抱著牠來到了澡堂。

王府的澡堂十分奢侈，是一池天然溫泉，而且泉水還是流動的，根本連燒水都不用。主子們有自己的一池溫泉，至於洛真來的，自然是下人用的，外頭搭了圍籬，以防別人偷窺。

從上回洛真發了一次狠後，眾人都避她唯恐不及，有她在的地方，其他人根本不敢靠近，所以她大大方方的將貓妖直接扔進了溫泉中，惹得牠喵喵大叫抗議。

「別叫了，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來救你的。」洛真故意陰惻惻地笑著，拿起皂果就要往貓兒身上抹。

貓妖怎麼可能會讓她得逞，一邊喵叫著一邊努力往池中央游，游到她抓不到的地方。

洛真索性也跟著跳進了溫泉，輕而易舉地抓住了牠。

「咦？喵喵，我突然發現一件事。」說這句話的同時，她明亮的雙眼也微微眯了起來。

看到她這個表情，貓妖頓覺不妙，要不是因為毛都溼了就可以看到牠的毛全豎起來了。

「養了你這麼久，我好像都不知道你是公的還母的呢！」洛真認真地回想，一般來說，從貓兒的後方看或許認得出來，但喵喵的毛實在太長了，該遮的都遮住了，反倒害她從沒注意到這件事。

一聽，貓妖叫得更大聲了，用盡全力想從她手中逃離，這時候卻不是牠不願意用妖力了，而是情況緊急，他又當普通貓當久，一時忘了，居然被她抓得緊緊的，逃都逃不掉。

接下來，就聽洛真不懷好意地嘿嘿兩聲，目光中透出惡作劇的狡詐，在牠的慘叫聲中，她將牠翻了過來，然後將溼透的金毛給撥開一看一

「原來你是公的啊！我果然沒猜錯！」她滿意地笑道。

可是她卻沒看到貓妖那充滿屈辱的眼神，牠從小潔身自愛，修煉成妖也沒破了童子身，今天居然被她看光光，牠的清白被她毀了，以後教牠怎麼做人……不，是怎麼做貓。

貓妖突然發狠地想，這個笨女人居然敢輕薄牠，待牠化成人形，一定要輕薄回去，將她今天對牠所做的事，十倍奉還啊啊啊啊一

才這麼想著，貓妖突然發現自己被丟回了溫泉中，而那個笨女人居然開始寬衣解帶，讓牠看得一愣一愣的，沒兩下，一副光潔無瑕的胴體就展現在牠的面前。

這女人、這女人……這女人的身材未免也太好了吧，瞧那細頸削肩鎖骨，豐滿的胸脯，纖細的腰腹……接下來的部位就藏在水裡，令牠有些飲恨。或許是她長期練武，身上沒有一絲贅肉，甚至還有微微的肌肉，在婀娜之中更添幾分健美。

「喵喵，你看傻了啊，果然是色貓。」洛真瞧愛貓變得呆呆的，忍不住一點牠的頭，噗哧一笑。「你可是公貓呢，看人看傻了有什麼用？」

很有用，很有用！貓妖忍不住在心裡回道，至少牠知道自己未來要撲倒的女人竟是這麼有料，那更是值得牠出手了。

這個女人牠要定了！要是有人敢和牠搶，牠一定豁出去拚命啊！

這時，外頭突然傳來某個丫鬟的聲音一

「洛真，妳在澡堂裡吧！世子好像想出門，正找妳呢！」

這聲呼叫讓洛真嚇了一跳，連忙將愛貓撈到懷裡，壓在胸前。

可是以前抱著貓是隔了層衣服，這次可是不著寸縷，赤裸相對，要是洛真低頭看，應該會看到貓妖漲紅了臉，一臉呆滯。

「洛真妳快點，世子要發脾氣了。」那名丫鬟又催促道。

「我知道了，妳先回去吧！」洛真連忙打發了那人。

接著她連忙抱著貓兒，由溫泉中起身回到地面，但在她赤裸的身子完整展現在貓妖面前之後，牠雙眼發直，整個貓身都僵硬了。

先將貓兒放到一旁，洛真連忙換穿衣服，等她全穿好了，又匆匆的拿了塊布要替貓兒擦乾身子，只不過布巾才從牠臉上抹下去，立刻聽到她的驚叫聲—

「喵喵，你怎麼了？你怎麼流鼻血了？」

於是，這一場入浴就在一陣慌亂之中結束，沒有人知道兩個純真的靈魂，在今日有了赤裸的相遇，也注定了未來的關係，不再那麼單純了……

第2章

「哼！說什麼我身體弱，上山賞雪必會冷死？居然排擠本世子？本世子偏要跟去！」

京城裡一群世家子弟相約上山賞雪，卻獨獨落下了陽燁。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體弱多病，大冬天的萬一賞出個什麼病來，可沒人可以跟易城王交代。

要知道陽天麟現在是京城最有影響力的王爺，光看他可以在京城停留那麼久，不回領地，皇上也沒有多說什麼，就知道陽天麟在皇宮幾乎是可以橫著走，所以即使眾家貴胄子弟大多不喜歡脾氣古怪的陽燁，也不敢做得太過分。

但上山賞雪這種事，陽燁被排擠就怪不得別人了，誰教他是天生的藥罐子，又是陽天麟的獨子，他只要少根毛，大夥兒就洗乾淨脖子等吧，誰來說情都沒用。

只是當陽燁知道大家都上山去了，氣得飯也不吃，房間裡的東西都快被他摔爛，下人們也罵哭好幾個，最後他任性地堅持自己也要上山，否則就砍了所有人，無奈之餘，下人們也只好將他包得緊緊的，馬車裡還燒上一盆炭，讓兩個聰明伶俐卻眼含淚光的奴婢服侍上山，祈禱眾神佛祖保佑他別因此受了風寒。

洛真是陽燁的護衛，自然也要跟著去，所以她也接收到了眾奴僕那祈求期盼的眼神，希望她盡全力讓陽燁不要出什麼岔子，她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王府裡是如此重要，簡直可以說是眾望所歸。

洛真獨自騎著馬，把貓妖放到肩上，護衛著陽燁的馬車上山了。

世子的車隊人不多，卻也不算少，加起來十幾個人，一路上卻沒有任何人說一句話，因為馬車裡壞脾氣的陽燁最怕人吵，萬一吵到他不高興了，直接被攆出王府都有可能。

很快地，一行人來到落鳳山上。古有鳳凰非梧桐不棲之說，這山有一片梧桐樹林，因而聞名。冬日梧桐樹的葉子雖然都掉光了，卻別有一番蕭瑟的美感，眾人來到樹林裡時，都忍不住一陣讚嘆。

馬車裡的陽燁聽到大夥兒的聲音，也忍不住揭起車簾往外看，若是第一次見到他的人，只怕會為他那比女人還美麗的臉蛋所傾倒。

沒錯，其實陽燁長得十分俊美，又因為體弱，散發著一股陰柔之氣，與一般男子

的陽剛截然不同，對女人反倒有另一種吸引力，只是他的脾氣太過暴躁古怪，欺善怕惡，時間一久，崇拜喜歡他的女人也都變為對他深深的憎惡。

唯獨洛真對他的態度始終如一，倒不是她不喜歡他這種類型的男子，而是她從來沒往那方向想過，對她來說，陽燁就是一個兇巴巴又不和善的主子，不過他生病了，難相處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
總之，洛真對陽燁也沒什麼好印象就是了，只是她身為他的護衛一天，就會盡到該盡的職責。

陽燁看著這片梧桐樹林顯然也看呆了，府裡不是沒有梧桐樹，但這麼密集又這麼壯觀的卻見不到。突然之間他覺得自己硬要上山真是太睿智了，雖然一路上咳得快死掉，冷空氣吸進胸口裡又惹得他極度不舒服，但能看一眼這樣的美景，值了！

「在這裡停一下吧。」陽燁淡然地吩咐道。

其他奴僕沒什麼意見，倒是負責護衛的人都皺起眉頭來。馬車這般笨重，在樹林裡不好逃跑，要是有人想對世子不利，這裡絕對是最佳的狙擊之地。

洛真硬著頭皮道：「世子，我們換個地方如何？你不是前來找尚書府的大公子還有翰林院林大人的孫子他們？想來他們應該在五里外的鳳頭坡上賞雪呢。」

陽燁皺起眉頭罵道：「本世子說停就停，誰敢再多說一句？」

眾護衛互相看了一眼，暗嘆一口氣後，乖乖閉上嘴巴，分散到四周，擔負起守衛的重任，洛真是武功最好的護衛，自然緊跟在陽燁身邊。

這方的陽燁不顧寒冷下了馬車，一層厚厚的毛氈，還有烤火的炭爐早就備好等他坐，連食盒都準備好了放在一旁，他勉強算滿意地點了點頭，然而在丫鬟扶著他就要在毛氈上坐下時，異變突起！

樹林外，一道慘厲的尖叫聲響起，每個人都聽出了那是負責守衛的其中一名護衛，他必然遭受了可怕的攻擊，才會發出那麼駭人的叫聲。

一下子，所有的奴僕都陷入了驚慌，只有洛真拔出了劍，一個閃身擋在陽燁身前。很快的，其他方位的守衛們也都跑了回來，但他們卻不是機警到要回來保護世子，而是被四面八方的襲擊者逼了過來。

洛真一眼望去，光是她看得到的就有七、八名黑衣人，皆是武功不俗，如果一對二，甚至一對三她都還能應付，但是在王府護衛這麼沒用的情況下，顯然她必須一對多，那陽燁的安全，她便無法顧得那麼周全了。

果然不出她所料，不一會兒，王府的護衛全都被打趴，生死不知，而那些沒武功的奴僕們死的死、逃的逃，最後就剩下洛真立在陽燁身前，還有她肩上始終沒跑走的那隻貓。

「洛真！妳……妳要救我，妳要救我……」陽燁嚇得六神無主，站都站不住，早就軟倒跌坐在地上，怕極了的他甚至抱住了洛真的大腿。「妳救我，我叫父王賞賜妳，給妳無數金銀財富……」

然而他的動作，反倒造成了洛真的負擔，害得她無法輕巧的挪騰閃避，她一時情急，叫道：「世子，你放手！放手我才能救你！」

「不，我不放，妳一定會和那些人一樣跑了……」陽燁很沒用，哭得涕淚橫流，

氣都快喘不過來了，但抱住她大腿的手始終沒鬆。

洛真一邊抵擋著敵人的進襲，一方面卻被定在原地無法離開，還要保護這個沒用的主子，身上已經被劃了幾刀，忽然間，刀光襲來，不是斬向她身下的陽燿，也不是斬向她，而是針對著她肩上的貓。

敵人看出了她小範圍的閃躲大多是為了保護肩上的貓，絲毫不手軟地朝著弱點而去。

「喵喵，小心！」

為了保護貓妖，洛真居然擲出了劍，接著一個低身，連貓帶陽燿都被她抱住，滾向一邊。

這一劍，確實擋住了殺招，卻讓洛真陷入必死之局，下一瞬，另一方又閃來刀光，直直砍向洛真的背。

洛真緊緊抱著陽燿與貓妖，絕望地閉上雙眼，心忖吾命休矣，但貓妖這時突然脫出了她的懷抱，惡狠狠的撲向來襲之人。

這次牠真的豁出去了，居然被一個女人保護著，她還險些為牠而死，有損牠的顏面，而且這群人想殺牠的貓奴，更讓牠忍無可忍。

貓妖光是這樣左撲右逃，就抓傷了好幾個人，而且中的不是眼睛，就是喉頭等一擊必倒的部位，可是牠也相當後悔，自己為什麼沒有盡早離去，修煉一番後再化為人形回來，也不用像現在如此沒用了。

驀地，樹林外一道箭光疾射而來，瞄準的不是陽燿，而是洛真，那箭光既猛且急，力道之大顯然不是一般高手，洛真驚叫一聲，抱住了陽燿的頭，但自己就要因此殞命……

「喵—」貓妖飛撲過去，代她中了這一箭，終是將箭的方向弄偏了，還被箭勢往後帶到了樹幹上，生生地被釘住。

貓妖感覺到妖力迅速流失，生命也漸漸逝去，在死之前，牠深深地望著洛真，看著這個因為牠的死去而哭叫的女人，看著牠這幾百年的生命裡，唯一讓牠動心的女人……

就在黑暗即將降臨的瞬間，牠覺得眼前光芒乍現，然後自己來到了一個霧濛濛的地方。

在霧氣深處，有一個看不清形體的「東西」飄動著，而且很奇怪的是，牠能確定那東西正直勾勾地盯著牠。

「我是惡魔，萬聖節的惡魔。」那東西突然發出了聲音，那音波非常奇怪，但貓妖卻聽得懂。「你不明白萬聖節是什麼沒關係，你只要知道我是惡魔，專門來幫助你的就好了。」

惡魔嘿嘿笑著，用充滿蠱惑的語氣又道：「你現在只是一抹靈魂，妖力已然耗盡，投胎轉世後所有靈智記憶也都會消滅，那多麼可惜啊！你想重生嗎？你想再回到那個女人身邊嗎？我可以幫你喔！你只要使用我的萬聖節系統，用罪惡值就可以換取所有你所需要的能力喔！」

他的確是來自西方的惡魔，由於萬聖節將近，他需要足夠的魔力，才能不輸給其

他的惡魔，因此他四處兜售魔界的萬聖節系統，想引誘其他生靈不斷的犯下各種罪惡，最終獲取他們的邪惡之心，補充自己的魔力。

不過西方的生靈被騙久了，一見到惡魔都閃得老遠，無奈之餘，他只好千里迢迢來到東方，還穿越時空到了古代，相信古代人不懂什麼叫系統，肯定比較好騙。果然，貓妖一聽到他的話，顯然有些動心，不過還是疑惑的問道：「萬聖節系統是什麼？什麼又是罪惡值？」

「萬聖節系統呢，是一個充滿著各種能力、各種寶物，能滿足人類所有需求及願望的偉大系統，等你使用你就知道了。萬聖節系統內用來計算功過的數值叫罪惡值，初始值是零，只要你行那罪惡之事，不管是殺人放火惡作劇，都能換取罪惡值，罪惡值越高，能換取的能力和寶物就越強。」

惡魔講得興高采烈，他特地挑了一隻貓妖，就是因為妖族本身就邪惡，自然更能把萬聖節系統使用得淋漓盡致。

「不過你若是讓罪惡值變成負的，到了一定程度，可是要接受懲罰的喔！」

貓妖確實動搖了，牠現在妖力全失，如果接受了這個萬聖節系統，不僅可以用罪惡值換取能力，說不定還可以藉此救下洛真。

「罪惡值變成負的又是什麼意思？」牠進一步問。

「呵呵，做壞事，罪惡值上升，反之，只要你做好事，它自然就下降嘍，降到零之後，它還會繼續降。」惡魔嘿嘿笑著，他存在的目的，就是阻止別人做好事啊！

「我不明白，你希望我使用萬聖節系統的目的是什麼？」基於貓的天性，牠仍是謹慎地問著。

「呵呵，你壞事做多了，總會遇到大奸太惡之徒，我只要你讓我得到一顆邪惡之心就好，這個萬聖節系統就是輔助的手段。」惡魔進一步誘惑著他，「而且，使用我的萬聖節系統，我可以奉送一個福利，讓你重生在一個人類身上，還是一個跟那個女人很親近的人類喔——」

聽到這番話，貓妖不再猶豫，化形是牠的遺憾之一，如今各種條件可以一次達成，又不用死，牠豈有不答應之理？反正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糟了。

「好，我答應你，不過，你讓我重生的那個人，可不能長得太醜，否則我無法接受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能與洛真有血緣關係，我還要她做我的女人呢……」貓妖提出條件，卻看不清惡魔那忽隱忽現的面容正露出雀躍的神色。

「沒問題！你的條件我通通答應你！現在我就送你重生，可要好好善用我的萬聖節系統啊——」

他娘的惡魔！他娘的萬聖節系統！

當貓妖再次有了意識，赫然發現自己確實重生了，而且完全按照牠的要求，不僅是人類，與洛真沒有血緣關係，兩人又親近，而且這個人還長得俊美至極，連女人看了都甘拜下風……

他娘的！那個惡魔居然讓牠重生在陽燁身上！

這下好了，洛真對陽燁這個人只有責任沒有情意，更別說她對陽燁早有成見，認為他就是脾氣古怪又難搞，雖然牠脾氣也不是太好，但比起陽燁那種變態的個

性，牠自認為才是正常人。

要扭轉她對陽燁的看法，還不知要浪費多少時間，花多少精力呢！

此時的貓妖，不，該說此時的陽燁，在旁人看來，只是打了個盹又醒了過來，他左右張望半晌，還搞不太清楚情況，馬車已然停下。

他揭開車簾往外看，目光微露驚異，馬車竟是停在梧桐林裡，他的目光又放到外頭騎馬護駕的洛真身上，她似乎根本沒發現自己肩頭上的貓不見了，不知道惡魔動了什麼手腳。

也就是說，他重生的時間，被惡魔往前推進了一點，回到了襲擊還沒開始的時候，如果按照原本的情況發展，陽燁只要耍一回任性，吵著要留在這裡看梧桐樹，接下來就會陷入黑衣人的包圍。

依王府車隊現在的陣容，遇到那群黑衣人，一樣只有全滅的結果，所以他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，他當機立斷地將洛真叫到馬車旁。

「洛真，告訴所有人接下來棄車，馬車裡的人上馬，馬上由來時路離開，弓箭手在最外圍，現在就先將箭搭上。」陽燁下了一連串的命令後，率先下了馬車。每個人對這些命令都很莫名其妙，連洛真也不例外，他們覺世子又在耍性子，拿他們取樂，心裡頭都有些不愉快。

「世子，再行五里路就是鳳頭坡了，尚書府的大公子他們都在那裡啊……」

「就算世子不去了，也不用棄車吧。」

「本世子說的話，照做就是！限你們三息之內做好本世子說的，然後全速回京，不得有誤，不然全部治罪！」陽燁懶得多說，也沒有時間讓他解釋了。

拿出世子的名頭來壓人，還是很有用的，眾人很快的按照他的吩咐，弓箭手在最外圍，都搭上了箭，內圈是拿刀劍的侍衛，以及沒有武力的奴僕等，至於陽燁，當然就在洛真的馬背上。

很少與世子接近到這種程度，幾乎是背貼著他的胸了，洛真很不自在，很努力的想拉開與他的距離，但還是秉持著身為護衛的責任，問道：「世子，你自己坐在後面沒問題嗎？」她真的很怕體弱的他一個顛簸就掉下馬，那她罪過就大了。洛真不知道陽燁會經常生病，是因為他先天魂魄不全，身子骨基本上沒什麼問題，其實他和貓妖一樣，已經在那場意外死去，現在陽燁的身體裡存在的是貓妖的魂魄，貓妖的魂魄畢竟修煉過幾百年，凝實無比，所以已不存在魂魄不全的情況，只要慢慢鍛鍊休養就能無礙。

而她既然問了這個問題，陽燁也就打蛇隨棍上地道：「放心，本世子會抓好的。」說完，他一雙手臂居然從背後摟住了她，讓她瞬間全身緊繃，必須用盡極大的意志力，才沒有把背後那個男人打飛出去。

這……這是一個病人該有的力道嗎？而且她從不知道，他的臂彎也是有溫度的，肩膀原來比她還寬，居然讓她有種小鳥依人的錯覺。

不讓她有機會掙扎，陽燁突然下令道：「走！」

簡潔明快的一個字，所有人便策馬往梧桐林外衝，弓箭手也在馬上戒備著，雖然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戒備什麼東西。

很快的，四周的伏兵告訴了他們答案。

一行人還沒奔出樹林，後方竟然殺來了追兵，只不過他們沒有馬匹，顯得有些吃力。

王府的侍衛反應極快的拉弓，反正箭都已經搭上了，嗖嗖的幾聲，追得近的幾名刺客全數中箭，而王府的人這才知道陽燁未卜先知，皆是驚訝不已，更是加快了馬兒的速度，把刺客遠遠地甩在後面。

然而就要奔出梧桐樹林時，陽燁突然指著一個樹頂的方向，對著洛真咬牙切齒地道：「朝那裡，給本世子用力的射！」

洛真不明其意，但還是聽話的一弓搭三箭，朝著樹頂處狠狠地射去，想不到居然聽到了一聲悶哼，接著一名黑衣人從樹上摔下來，身上不多不少剛好三箭，早已沒氣了。

陽燁看了頗為痛快，就是這混球在他仍是貓身時，抽空子射冷箭，害他的真身被釘死在樹上，現在換他被射成刺蝟，也算一報還一報。

然而這等預知敵人的能力，又讓王府的人對陽燁又驚又敬，洛真更是瞠目結舌，不敢相信自已隨便亂射也了結了一個人。這世子今天是吃錯了什麼藥，怎麼變得這麼機警這麼聰明，讓大夥兒都逃過了一劫？

「多虧世子聰穎，否則看刺客來勢洶洶，我等今日必然死傷大半。」

「多謝世子出言相救……」

眾人紛紛道謝感恩，說得陽燁有些輕飄飄的，不過他表面仍是一副無所謂的冷淡模樣。然而就在他內心得意忘形的時候，另外一個方向冷不防又射來一箭，他本能的想護住洛真，不料洛真已搶先一步用弓斬向了利箭，將其打到了地上，然後順手抽出一枝箭，動作流暢一氣呵成地朝著冷箭飛來的方向射了回去。

又是一聲悶哼，接著砰然作響，又一名刺客被解決，屍體落在了地面上，揚起一陣落葉灰塵。

「世子你沒事吧？」洛真轉頭看了看他，見他無恙，心裡五味雜陳。

如果她沒有感覺錯，方才箭射來的剎那，他並沒有躲開，而是更用力地抱住了她，甚至施力的方向感覺是想壓低她的身子，用他的身體護住她。

是這樣嗎？還是這是她的錯覺？洛真搞不清楚了，不過對陽燁卻是改觀了許多，至少他的當機立斷救了大家的命。

「我沒事。」陽燁挑了挑眉，原來她的箭術這麼好，不愧是他看上的女人啊！

「那世子你能不能……自己騎一匹馬？」洛真有些尷尬，他的手甚至都還環在她腰上呢！

想讓他下馬？門都沒有！陽燁眉頭一皺，突然縮回一隻手撫著胸口，大力地喘著氣。「我的心突然有點不舒服……」然後他又按著頭，「頭也很痛……」

洛真嚇了一大跳，以前只知他氣虛，怎麼不知他的心和腦子有問題啊？

二話不說，她突然跳下馬，在眾人莫名其妙的時候，她又從陽燁背後跳回馬背上，等於讓陽燁坐在了她前面，緊接著，她一把抽掉了他的腰帶，將兩人綁在一起，這樣她才能更周全的保護他的安全，確保他不會因為身體不舒服而落馬。

陽燁有些傻眼，她這是把他當成以前那隻貓了嗎？雖然背後被她貼著的觸感相當不錯，他也很清楚她一身男裝下的身材有多玲瓏有致，可是一個大男人被一個女人護著騎馬，還像個娃兒似的被綁著，這這這……這教他的面子往哪裡擺？眾人的表情也變得奇怪，有些人像是憋笑憋得臉都扭曲了，不過基於安全考量，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，甚至有些人直接別過頭，當作沒看到，只是雙肩抖動得厲害。

「既然如此，大夥兒不要耽擱了，按照世子的話，以最快的速度回京！」洛真擔起了指揮的任務，接著一扯馬韁，飛快地領著眾人往京城的方向疾行而去。她卻看不到被她當成個娃兒護著的陽燁臉都綠了，早知道他寧可自己騎一匹馬，也不要貪戀抱她的感覺，他倒忘了，這趟可是要回京城，要是讓京城裡的人看到他這副模樣，陽燁的一世英名，咳，雖然他早就沒有什麼英名了，只怕會毀於一旦。

一場風波，就這麼雷聲大雨點小的過去了，陽天麟在知道他們遇襲後大怒，立刻派人前去調查，不過在聽到化解這一場劫難的原因，居然是陽燁的洞燭機先時，陽天麟大喜，在心中暗自想著自己那不成材的兒子是否有些開竅了？

由於易城王勢力強大，敢直接針對他兒子下手的人不多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，所以調查反而陷入了膠著。

至於陽燁則是在王府裡休養，在旁人眼裡他像以前一樣懶散古怪，但事實上他正利用這段時間，一邊習慣這副新的身體，一邊思考著他所接受的萬聖節系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若依照惡魔所說，這個萬聖節系統就是由罪惡值所支撐，只要做壞事，罪惡值就可以提升，而罪惡值越高，換取的能力就越厲害，可是我要怎麼知道自己究竟累積了多少罪惡值？」

坐在府裡的涼亭中，陽燁仔細地感受自己的身體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狀，突地，他的目光落到不遠處一個站在湖邊的長工身上。

不顧身旁洛真那莫名其妙的眼光，他霍地站起，慢吞吞的走到那長工身邊。

長工一見到他，立刻慌亂地行禮，「見過世子。」

陽燁點了點頭，用那意味深長的目光，將那名長工從頭看到腳，又從腳看到頭，看得長工渾身發毛，而跟了過來的洛真也被他這樣的行止搞得一頭霧水。

接著，他突然舉起腳，無預警地將那長工踢進湖裡。

洛真完全傻眼，「世子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那長工在湖裡載浮載沉，死命掙扎，顯然不會泅水。

陽燁則是發現從那人掉進湖裡的瞬間，他的意識裡就莫名出現了一個數字，隨著長工的掙扎，那數字不斷攀升，從零一直升到五、六、七……

直到數字為十時，突然停了下來，陽燁不解，望向湖面，原來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洛真居然拋了繩索過去，準準地將那人套住，直往岸上拉，救下他的性命。

將那長工拉回岸上，看到他一手按著地面直吐水，洛真也顧不得先替他解開繩索，不滿地問向陽燁，「世子，你怎麼可以踢他下水？他會死的！」

如今的陽燁本是貓妖，原就沒有什麼人類的倫理道德觀念，更不用說貓的性格原就是我行我素，所以他只是淡然地反問道：「不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不可以啊！」洛真怒瞪著他，忍不住以下犯上教訓道：「那也是一條人命啊！」

她不再理會陽燁，連忙到那長工身邊，替他解開身上的繩套，想不到她才碰到那長工，一塊令牌就突然由他的衣襟內掉出，那亮燦燦的顏色，說明了令牌的來歷不凡。

「這是皇宮的令牌？」洛真突然停下了動作，狐疑地瞪著長工。「為什麼你有皇宮的令牌？難道你是皇宮安插在王府的奸細？」

長工蒼白的臉透出一絲驚慌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陽燁發現的，居然莫名其妙就被逮住了。

皇上因為迷信方士之術，常常沒上朝，皇宮裡的大權現在可以說是被皇后裕蓉把持著，朝中早有傳聞皇后對帝位很有野心，只不過她是女子，皇上又還沒有立太子，終究名不順言不正，自然更忌諱那些有機會接替皇位的人，而易城王便首當其衝成了皇后忌憚的對象，派來奸細也是情理之中。

既然都被發現了，長工用力地跳了起來，一記掃堂腿想絆倒洛真，然而洛真動作更快，扯著繩索用力一轉，那長工又倒在了地上，隨即被她捆成了顆粽子。

一場風波又被陽燁輕描淡寫的解決了，洛真真是有些欽佩他了，看著他的眼睛閃閃發亮。

「世子，你怎麼知道這人是奸細？」

我怎麼知道？我矇的啊！陽燁皺起眉頭，正想著要編什麼理由，洛真便自顧自地擊掌笑道—

「我知道！世子過去從不表現出這種才能，一定是故作低調，韜光養晦，對不對？」

故作低調？韜光養晦？陽燁有些愣住，真正的陽大世子可是個廢柴加笨蛋，怯懦無能又變態，居然拿他跟現在的他比？還真是令人不爽啊！

「世子，我們都被你矇得好苦啊！」洛真說的可是真的，他以前那種古怪性格，不知道逼走了多少王府的下人。

「我並沒有特地隱瞞什麼……」陽燁好無奈。

「世子，你立了大功，我先將這人抓去讓王爺發落，順便告訴王爺，世子你準備要振作起來的好消息，王爺一定會很高興，對世子賦予重任的！」洛真拉起了那個奸細，很快的將他拖走，一邊走還一邊回頭朝著陽燁揮手微笑，像是在告訴他，這件事她會搞定的。

他並不想被賦予重任，他只想懶洋洋的曬太陽過生活，順便泡個妞啊……他的一隻手停在半空中，想叫她回來都來不及，這女人自顧自的下了結論，好像也沒聽聽他的意見。

更慘的是，在她離開的那一刻，他的意識中又出現數字，然後隨著她越走越遠，數字越來越少，最後又回到零。

他終於明白那數字可能的涵義 | 應該就是罪惡值，畢竟是在他無故踹人下湖使壞後出現的。

「所以我莫名其妙抓到了奸細，這算是為王府做了好事，罪惡值又下降了？」一個簡單的試驗，讓他的心情經歷了大起大落，還被誤會什麼韜光養晦，要王爺賦予重任，這簡直是上天的無情捉弄，他連爭辯都無力了。

先是成功逃離了刺客的圍殺，再來是揪出潛伏在王府的奸細，陽燁像是突然開竅了一般，讓一直以來都對他十分失望的陽天麟越來越欣慰。

基於栽培的立場，陽天麟特地召陽燁前來大廳議事，洛真護衛在身旁。

自從在山上遇襲後，即使在府內，洛真也不敢再掉以輕心了。

陽天麟也想藉此知道兒子究竟是真的聰明，還是誤打誤撞，可他想不到，兒子的表現，比他所想的更令人意外多了。

「這個皇宮的奸細，與山上襲擊我們車隊的人，絕對不是一夥的。」聽完父親喚他來的原因，陽燁斷然道出自己的判斷。

陽天麟眼中精光一閃。「燁兒，你何出此言？」

「很簡單。」那個皇宮奸細只是因為他踹人入水的測試倒楣的被揪出來，不過他當然不會這麼老實的說，而是裝模作樣地分析道：「因為落鳳山上那群黑衣人，像是知道我們車隊會經過梧桐林才埋伏下手，計劃得十分精細，如果他們也是皇宮派來的人，未免太大費周章了。那名皇宮的奸細，在我們王府當長工已經超過十年，這十年來他有多少對我下手的機會？」

「再者，如果皇宮的奸細和黑衣人是一夥的，知道梧桐林事敗，就應該更好的隱藏起來，怎麼會大意地將皇宮令牌隨身帶著，還被我們發現？另外，皇宮奸細把信物隨身攜帶，足見他們太過自信，也太過小覷我們，同時這也代表著我們王府裡的警戒實在太鬆散了。」

陽天麟聽得頻頻點頭，兒子的分析與他所想的差不多，不過卻更為精闢，還點出了王府一直以來管理鬆散的問題。

因為他太過忙碌，兒子過去又不爭氣，所以府裡的下人們都流於驕傲，覺得沒有人敢對王府的人做什麼。現在接連發生了那麼多事，是該好好整頓一下了。

「嗯，燁兒你說的不錯，只是現在還不是跟皇后撕破臉的時候，這個奸細即使找了出來，我們也不能聲張，暫時只能吞下這口氣。至於梧桐林裡的刺客，屍體早就被清理乾淨，待為父派人上山時，已經找不到什麼線索了。」最後，陽天麟提到了陽燁的安全，「最近情況不太對勁，為父打算多派幾個人保護你……」

陽燁淡淡地打斷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只要洛真一人。」

陽天麟的眉頭皺了起來。「洛真武功是不錯，不過如果像那天遇到許多刺客，只怕洛真一人應付不來，我讓她去做別的事，改把府裡的精英調到你身邊……」

「府裡的精英，若單打獨鬥，哪一個敵得過洛真？」陽燁再次打斷道。

「是沒有……」

「所以，兵貴精不貴多，我只要洛真一人。」

其實就陽燁的觀察而言，那日梧桐林裡的刺客，針對的對象似乎不是自己，反而

更像是針對洛真。

不過這種事他當然不會傻得告訴陽天麟，免得陽天麟遷怒在洛真身上。

把洛真留在身邊，與其說是靠她保護，不如說怕她這個單純的笨女人不懂得保護自己，哪天把小命送了都不知道去找誰索命。

他想要的女人，誰都別想動。

「但洛真畢竟寡不敵眾……」陽天麟還想再勸，畢竟自己在京城這麼出鋒頭，兒子很可能會是很多人的攻擊目標。

可是陽燁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堅持，而且一點讓步的跡象也沒有，他定定地望著陽天麟。「如果一群宵小我還無法應付，也沒資格當王府的世子了。父王，我只要洛真一人。」

當他第三次說出只要洛真一人時，洛真不鎮定了，有些難以置信地望著他，雖然她認為依他的性子，他只是習慣了她這個護衛不想換，應該沒有別的意思，可是她的心就是不受控制的快跳著。

而他的堅持，不僅令洛真受寵若驚，同時也令陽天麟起了一絲狐疑。「燁兒，你該不會……」他不著痕跡地瞥了兒子身後的洛真一眼，雖是男裝打扮，但仔細看的確是個美人胚子，如果說兒子有些動心，倒是無可厚非。

不過王府的世子要娶的對象絕不能隨便，不可能是個身分低下的護衛。

陽天麟還想再說些什麼，但陽燁不給他開口的機會，「父王，你從小訓練洛真習字練武，都是按照孩兒的需求去規劃的，今日你若將洛真給了別人，不知是為難她，還是為難孩兒呢？」

陽燁意味深長地一笑，不再與陽天麟爭辯什麼，帶著洛真離開了大廳。

洛真怔怔的望著他的背影，她今天才發現，當他極力保下她的時候，他臉上的神采是那麼令人著迷，而他的自信光芒也幾乎讓那體弱多病的細瘦身軀顯得那麼高大強壯。

原來，世子長得那麼英俊，她怎麼從來沒有注意到？

不知怎地，她的心不但無法平靜下來，反而越跳越快了。